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奉天靖難記

第一卷

今上皇帝，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。母孝慈高皇后，生五子，長懿文皇太子，次秦王，次晉王，次今上皇帝，次週王也。今上皇帝初生，雲氣滿室，光彩五色，照映宮闈，連日不散。太祖高皇帝、孝慈高皇后心異之，獨鍾愛焉。比長，聰明睿智，仁孝友弟，出於天成。洪武三年四月乙丑，太祖封建諸子，以燕舊京，擇可以鎮服者，遂以封上。十三年三月壬寅之國。

上文武才略，卓越古今。勤於學問，書一覽輒記。六經群史，諸子百家，天文地志，無不該貫。日延名儒，講論理致，自旦達暮不休。言辭從容，簡明典奧，謙虛處己，寬仁愛人，始終如一，意豁如也。任賢使能，各盡其才，英賢之士，樂於為用。下至廝養小卒，咸得其歡心。暇則閱武騎射，便捷如神，雖老將自以為不及。每料敵制勝，明見千里，賞罰號令，不爽而信。用是威震戎狄，虜人帖服，不敢近塞。修明文物，力行節儉，故國內無事，上下咸和，年穀累豐，商旅野宿，道不拾遺，人無爭訟。每出親訪民間疾苦，撫循百姓，無男女老少皆愛戴焉。度量恢廓，規模宏遠矣。太祖常曰：「異日安國家，必燕王也。」上容貌奇偉，美髭鬚，舉動不凡。有善相者見上，私謂人言：「龍顏天表，鳳姿日章，重瞳隆準，真太平天子也。」

初，懿文太子所為多失道，忤太祖意，太祖嘗督過之，退輒有怨言。常於宮中行咒詛，忽有聲震響，燈燭盡滅，略無所懼。又擅募勇士三千餘，東宮執兵衛。太祖聞之，語孝慈高皇后曰：「朕與爾同起艱難，以成帝業，今長子所為如此，將為社稷憂，奈何？」皇后曰：「天下事重，妾不敢與知，惟陛下審之。」太祖曰：「諸子無如燕王最仁孝，且有文武才，能撫國家，吾所屬意。皇后慎勿言，恐泄而禍之也。」有潛以告太子者，太子乃日夜伺察太祖。

一日，召藍玉私與語。會玉嘗徵納哈出，歸至北平，以名馬進，上曰：「馬未進朝廷，而我先受獻，是非所以尊君父也。」卻之。玉惶恐，意怏怏不能平。（「意」原作「以」，據王崇武奉天靖難記注底本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（以下簡稱明天一閣抄本。））至是乃語太子曰：「殿下試觀陛下平昔所最愛者為誰？」太子曰：「無如燕王。」玉曰：「臣所見亦然。臣觀其在國，撫眾甚不煩擾，且得人心，眾謂有君人之度，恐此語一聞於上，殿下之愛日衰。且臣竊聞望氣者言，燕地有天子氣，殿下宜審之。」太子曰：「燕王素友弟，且善事我，又無讐，何以處之？」玉曰：「殿下推赤心問臣，臣不敢隱，故言及此，惟盡臣愚爾。殿下慎之勿泄，所謂事機不密則害成。」太子頷之。玉出，太子語玉曰：「卿為多方採察，有所聞，即以告我。」玉應之。由是太子漸至猜疑於上矣。乃日夜構隙，求所以傾上。

時晉王聞太子失太祖意，私有儲位之望，問語人曰：「異日大位，次當及我。」遂僭乘輿法物，藏於五臺山。及事漸露，乃遣人縱火，並所藏室焚之。自此性益猜忌，荒淫無度，醜聲日聞於外。又好弄兵，擅殺人。一日無事，以軍馬圍村落，屠無罪二百餘家，其慘酷尤甚。常飼惡犬，以噬人為樂，犬不噬人，即殺其犬。小兒為犬所噬，死者甚眾。臣下無敢諫者，諫即搥殺之。太祖聞之怒，召晉王譴責之。晉王見太子，乞為解釋，太子曰：「爾所為者，父皇焉得知？此自燕王發之也。」晉王信其言，由是漸生嫌隙。

時上亦來朝，會有疾，晉王數以言相侵，欲使上疾增劇，以快其意。又極詆上於太子前，太子遂誣上以飛語，謂上嘗見龍，自言當有天下。上頗聞其語，驚曰：「我謹事長兄，自度無所失，何得有是言？」深自辯析，太子怒不解。上日加憂畏，至疾益甚，遂扶疾歸國。由是太子與晉王深相結交，構媒孽。晉王又厚結近戚，以為己聲譽，日夜搜求上國中細故，專欲傾上，然卒無所得。

洪武二十三年春，太祖命晉王率師西出，上率師北出，會期進師，同徵胡寇乃兒不花。晉王素畏懼，出近塞，不敢進。上直抵迤都山，徑薄虜營，獲乃兒不花及其名王酋長男女數萬口，羊馬無算，橐駝數千。晉王忌上有功，先遣人報太子，言上不聽已約束，勞師冒險。太子遂言於太祖，謂上勞師深入，未見其利，晉王全師而歸，太祖聞之不樂。及捷報至，太祖大喜，曰：「清沙漠者，燕王也，朕無北顧之憂矣。」太子復言於太祖曰：「晉王雖不深入，然遙張聲勢，犄角胡寇，則其功亦不少矣，燕王難獨以為功。」太祖不聽。太子又誣上得虜馬珍寶不以進，太祖由是益不信太子言。

二十五年春，復命上率師出塞，得胡寇候騎所置木牌，遣人來報。太子謂上怯於深入，故假木牌來奏，甚不信。惟太祖獨信。未幾，上獲胡寇諜者至，乃前置木牌者，自言其事，太子無語，太祖益喜。

四月丙子，太子薨。太祖愈屬意於上矣。一日，召侍臣密語之曰：「太子薨，諸孫少不更事，主器必得人，朕欲建燕王為儲貳，以承天下之重，庶幾宗社有所托矣。」學士劉三吾曰：「立燕王，置秦、晉二王於何地？且皇孫年已長，可立以繼承。」太祖遂默然。是夜，焚香祝於天曰：「後嗣相承，國祚延永，惟聽於天爾。」

後立允炆為皇太孫。一日，允炆與黃子澄俱坐東角門，謂黃子澄曰：「我非先生輩，安得至此？耶耶萬歲後，我新立，諸王年長，各擁重兵，必思有以制之。」黃子澄曰：「他日慮置不難。」允炆曰：「請言其方略。」黃子澄曰：「諸王雖有護衛之兵，僅足自守，朝廷軍衛犬牙相制，若有事，以天下之重兵臨之，（「以天下之重兵臨之」，原無「兵」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。）蔑不破矣。漢之七國，豈不強大，卒底滅亡。要之以大制小，以強制弱，無足憂也。」允炆喜曰：「茲事全賴先生。」

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，太祖升遐，是夜即斂，七日而葬，踰月始評諸王，止不得奔喪。上聞訃，哀毀幾絕，日南向慟哭。先是，太祖病，遣中使召上還京，至淮安，允炆與齊泰等謀，矯詔令上歸國，太祖不之知。至是病革，問左右曰：「第四子來未？」無敢應者，凡三問，言不及他，逾時遂崩。

允炆矯遺詔嗣位，忘哀作樂，用巫覡以桃茆祓除宮禁，以硫磺水徧灑殿壁，燒諸穢物以辟鬼神。梓宮發引，與弟允熿各仗劍立宮門，指斥梓宮曰：「今復能言否？復能督責我否？」言訖皆笑，略無感容。政事一委權姦，悉更太祖成法，注意諸王，遂成不軌之謀矣。

一日朝罷，允炆謂黃子澄曰：「先生憶昔者之言乎？」子澄曰：「何事？」允炆曰：「東角門在爾。」子澄曰：「臣以為他事，若是事，臣固不忘也。此事須密待臣細謀之。」一日，與齊泰等私相謀曰：「今主幼不閉政治，諸王年長，手握重兵，久則難制。吾輩欲長有富貴，須當蚤計。」齊泰曰：「此甚易，但使人誣發某陰私，坐以逆謀，則可以削之，削一可以連坐。」子澄曰：「此策未善，姑更思之。」齊泰曰：「他事不足以動之，惟加以大逆，則坐以不宥。」子澄曰：「善，但所發何先？」齊泰曰：「燕王素稱英武，威聞海內，志廣氣剛，氣剛者，易於挫抑，執其有異圖，執信其誣？去其大者，小者自懼。」子澄曰：「是謀雖佳，然未盡善。燕王性豁達果斷，嘗觀其舉動，沉靜深遠，莫測其端倪，恐未易去，一發不成，大事遂去。莫若發自周王，周王易與爾。伺去周王，可以覘之，且令議周王罪，周王其同母弟也，必來救，救則可以連坐。周王既去，則其勢孤立，僻處一隅，危如累卵，誰肯從之？此時雖有聖智，不能為矣。」齊泰曰：「公言甚善，非所及也。」明日，以語允炆，允炆喜曰：「黃先生可謂善謀。」乃先遣人流言於朝曰：「周王反。」允炆始佯為不信，及告者三至，遂遣李景隆調兵，聲言備西。李景隆猝至河南，周王治具，邀其蚤食，李景隆以兵圍王城，執王府僚屬，驅周王及世子闔宮皆出，拘至京師，削爵為庶人，遷入雲南，困辱至極，妻子異處，穴牆以通飲食。未幾，遂罪代王。已而罪湘王，逼其闔宮焚死。又籍齊王，困於京師。又誣岷王，降為庶人，流於漳州。

時諸王坐廢，允炆日益驕縱，焚太祖高皇帝、孝慈高皇后御容，拆毀後宮，掘地五尺，大興土木，怨嗟盈路，淫佚放恣，靡所不為。遣宦者四出，選擇女子，充滿後宮，通夕飲食，劇戲歌舞，嬖幸者任其所需，調羊不肥美，輒殺數羊以厭一婦之欲。又作奇技淫巧，媚悅婦人，窮奢極侈，暴殄天物，甚至褻衣皆飾以珠玉錦繡。各王府宮人有色者，皆選留與通，常服姪藥，藥燥性發，血氣狂亂，御數老婦不足，更縛牝羊母豬與交。荒耽酒色，晝夜無度。及臨朝，精神昏暗，俯首憑案，唯唯數事而已。宮中起大覺殿，於內置輪藏。（原無「置」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。）出公主與尼為徒，敬禮桑門，狎侮宗廟。嘗置一女子於盆以為戲，謂為

時物，昇人奉先殿薦新，盒開聚觀，大笑而散。倚信闈豎，與決大事，凡進退大臣，參掌兵馬，皆得專之。陵辱衣冠，毒虐良善，御史皆被箠撻。紀綱壞亂，構成大禍。自是災異疊見，恬不自省。夜宴張燈燿煌，忽不見人。寢宮初成，見男子提一人頭，血色模糊，直入宮內，隨索之，寂無所有。狐狸滿室，變怪萬狀，偏置鷹犬，亦不能止。他如日赤無光，星辰無度，彗掃軍門，熒惑守心犯門，飛煌蔽天，山崩地震，水旱疫癘，連年不息，錦衣衛火，武庫自焚，文華殿燬，承天門災，雖變異多端，而醜樂自如。

初周王被執，果赦上議其罪。時上居喪守制，積憂成疾，見敕惴惴，不知所謂，乃上書曰：「若周王所為，形跡曖昧，念一宗室親親，無以猜嫌，輒加重譴，恐害骨肉之恩，有傷日月之明。如其顯著，有跡可驗，則祖訓俱在。」中間辭極懇切。允炆觀之色變，以示齊泰、黃子澄曰：「事可止乎？」齊泰、黃子澄遂出，私相語曰：「縣官婦人之仁，今事機如此，豈可已也？」同言於允炆曰：「今周王既獲，所忌者惟燕王，曩因出塞有功，威名日盛，不如並去之便。」允炆猶豫不決，乃遣人四出，陰伺候王府事，無所得。曰：「彼罪狀無跡可尋，何以發覺？」齊泰、黃子澄曰：「但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？今其書詞多營救周王，指以通情，夫復何辭？」允炆曰：「是策固善，所立未久，連去數王，難掩天下公議，先生且止。」黃子澄曰：「為大事豈能顧小疵，況太祖常主立燕王，欲傳以天下，兩宮深致嫌隙。及至陛下，幾失大位，非二三臣寮力爭，則固已為所有，陛下安得至此？今事機如此，矧值其病，不因此時圖之，他日難也。」允炆曰：「燕王勇智絕人，且善用兵，雖病恐難圖也，宜更審之。」齊泰曰：「今胡寇來放火，以防邊為名，發軍往戍開平，護衛精銳，悉調出塞，去其羽翼，無能為矣。（原無「能」字，據明朱當明國朝典故本補。）不乘此時，恐後有噬臍之悔。」允炆頷之，乃以謝貴為北平都指揮，張昂為布政使，誑誘王府官屬，覘察動靜。

三十一二年三月，允炆以都督朱忠調沿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屯開平，王府精壯悉選調隸忠麾下，王府胡騎指揮關童等悉召入京，調北平永清左衛官軍於彰德，永清右衛官軍於順德，以都督徐凱練兵於臨清，以都督耿璫練兵於山海，張昂佈置於外，謝貴窺伺於內，約期俱發。時太子、漢王、趙王皆在京守喪，齊泰曰：「三人在此，宜先收之。」黃子澄曰：「不可，恐事覺，彼先發有名，且得為備，莫若遣歸，使坦懷無疑也。」乃遣歸。尋悔，遣人追之，至途，不及而回。

齊泰等乃密謀令人上變告，適上遣人來奏事，齊泰喜曰：「事機就矣。」遂執之，鍛鍊成獄。即發符逮王府官屬，且令謝貴先發，（原無「令」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。）密約長史葛誠為內應，宋忠等為外應，令王府人無大小獲之必盡殺。六月，謝貴等在城七衛並屯田軍士布列城中，填滿街巷，逼圍王城外牆。報者曰：「軍馬圍外牆。」上以為操練者休息牆外，不知軍馬逼圍。謝貴等又以木柵斷端禮門四路。有來言者，上曰：「我病少出入，門聽其塞。」貴等騎馬張蓋，過王門不下，又殺守王城卒，上皆不理。謝貴等乃令軍登城，擐甲執兵，望王城射箭，四面鼓譟，震動城野。上聞之，曰：「此何為者？」朱能、張玉等泣曰：「外勢若此，誠可憂，臣等坐為魚肉矣。」上慰遣之曰：「我與若等奉公守正，何有異聞而乃至此？今外雖洶洶，久當自定，勿憂也。」時官屬已有逃入佛寺藁井上謀為旦夕計者。

未幾，削爵詔下，朱能等復泣曰：「今幼主昏矇，姦臣執柄，謀害宗藩，圖危社稷，立未幾時，諸王芟夷殆半，臣屬皆誣以大逆，誅戮妻孥，及於宗族，可為寒心。殿下居國，何有過失，一旦無釁而妄削名爵，兵刃四集，以相圖也。事危勢迫，禍不可測，殿下坐以待之，臣等死不足惜，但傷太祖高皇帝創業艱難，封建諸子，相傳萬世，陵土未乾，而諸王蒙患，國除身滅，誣以不道之名，他日誰為雪冤？受屈萬世。殿下縱愛其身，以守區區之小諒，奈太祖高皇帝宗廟社稷何？況身亦未必能保也。」上亟止之曰：「今雖削吾爵，猶或可白，若等勿輕發言，恐出而招禍，是自取族爾。」能等復泣曰：「誰不愛其死，臣等寧死於陛下之前，不忍死於奴隸拷掠刀鋸之下。」言訖悲不能止。

七月癸酉，有醉卒磨刀於市，鄰舍媼問曰：「爾磨刀欲何？」醉卒厲聲曰：「殺王府人。」媼竊以告。會都指揮張信密來告，謝貴等伏兵約守城軍昏暮俱發，驅入王府為變。朱能等潛遣間往覘之，果然。能等請曰：「事急矣，語曰『先發者制人』，（「制」下原有一「於」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刪。）救死於水火，不可緩也。」上曰：「誠知禍機迫切，有不能免，然骨肉至親，嫌疑交構，可以情白，俟再籌之。」朱能等曰：「臨難貴於果決，臣等雖不敢逃難，終當圖全。殿下雖曰叔姪至親，嫌疑交構，可以情白，然禍機竊發，一落穀中，恐無自全。獨不見周王乎，戮辱困苦，下同匹夫，前事之失，後事之鑒。不如且以其自救，幸而不亡，冀其改悟，猶或可解。若徒交手受戮，後雖悔之，無及也。」上曰：「事既迫切，不利於我，我當告於父皇母后天地神明，寧自裁決，以明予心。」張玉等曰：「此匹夫匹婦之為，豈殿下之所為乎？」上曰：「夫危欲求安，禍欲求福，人少而事大，不能求安而反貽危矣，不能資福而反益禍矣。」朱能等曰：「古語云『人眾者勝天，天定亦能勝人』殿下之天，有時乎定矣。」上曰：「諸公堅欲如此，異日無相怨也。」張玉等曰：「今死在須臾，不得旋踵，但求貴死而已，尚何怨？」上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張玉等曰：「護衛勇士尚餘八百，可暫入王城守衛。」（原無「可」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。）上曰：「嘗聞兵者凶事也，戰者危道也，爭者末事也，誠所不欲。」張玉曰：「聖人有不得已而用之者，湯武是也。若臣等言不見聽，（原無「見」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。）請從此決矣。」上曰：「必如諸公會，可以自救，但其軍佈滿城市，人少，恐不足辦事。」朱能等曰：「擒謝貴、張昂，餘無能為矣。」上曰：「謝貴、張昂防守既嚴，猝亦難擒，須以計取之可也。今姦臣遣內官逮護衛官屬，悉依所坐名收之。就令差來內官召貴、昂，責付所逮者，貴、昂必來，縛之一夫之力爾。」乃藏壯士於端禮門外，遣人召貴、昂，貴、昂不來，久方至，衛從甚眾。至王門，門者呵止之，惟貴、昂得入，至端禮門，壯士出擒之，從者猶未知。移時貴、昂不出，稍稍散去，玉等盡捕之。伏者將士皆踴躍爭奮，一以當百。時圍王城軍及列隊於市者，惟聽貴等指揮，及聞謝貴、張昂被擒，皆散出，惟守九門者力戰不退。是夜，攻門，黎明已克其八，惟西直門未下。上令唐雲解甲騎馬，導從如平時，過西直門，見門者，呵之曰：「汝眾喧闐，欲何為者？誰令爾為此不義之舉，（「此」原作「之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是自取殺身爾。」眾聞雲言，皆散，乃盡克九門。遂下令安集城中，人民安堵，諸司官吏視事如故。北平都指揮俞瑄走居庸關。知事不濟，退保懷來，留俞瑄守居庸關。

上親問謝貴、張昂，盡得姦惡交構之狀，上曰：「我初不信人言，姦雄設計逞毒如此之甚，幾為其所屠矣！聞之令人心膽震悼，不知有生。」於是大慟。對諸將士曰：「我太祖高皇帝、孝慈高皇后嫡子，國家至親，受封以來，惟知循法守分。今幼主嗣位，信任姦回，橫起大禍，屠戮我家。我父皇、母后創業艱難，封建諸子，藩屏天下，傳續無窮，一旦殘滅，皇天后土，實所共鑒。祖訓云：『朝無正臣，內有姦惡，必訓兵討之，以清君側之惡。』今禍迫予躬，實欲求生，（「實欲求生」，「生」原作「死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不得已也。義與姦邪不共戴天，必奉行天討，以安社稷，天地神明，照鑒予心。」將士聞之，皆感動流涕。俄陰晦，咫尺不相見。少焉，東方雲開，露青天，僅尺許，有光燭地，洞徹上下，將士皆喜，以為上誠心感格也。

甲戌日，通州衛指揮房勝等率眾以城來歸。丙子日，馬宣在薊州謀起兵亂，遂遣指揮朱能等率兵攻拔之，生擒馬宣。遵化衛指揮蔣玉、密雲衛指揮鄭亨各以城來歸。丁丑，俞瑄在居庸關剽掠，居民竊走來告，上曰：「居庸關山路險峻，北平之襟喉，百人守之，萬夫身窺，據此可無北顧之憂。今俞瑄得之，利為彼有，勢在必取，譬之人家後戶，豈容棄與寇盜。今乘其初至，又兼剽掠，民心未服，取之甚易，若縱之不取，彼增兵守之，後難取也。」乃命指揮徐安、鍾祥，千戶徐祥等往討之，安等攻拔其城，俞瑄走懷來依宋忠。捷至，上曰：「使賊知固結人心，謹守是關，雖欲取之，豈能即破？今天以授予，不可失也。」乃令千戶吳玉守之。上語諸將曰：「宋忠擁兵懷來，居庸關有必爭之勢，（「有必」原倒誤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因其未至，可先擊之。」諸將皆曰：「賊眾我寡，難與爭鋒，擊之未便，宜固守以待其至。」上曰：「非公等所知，當以智勝，難以論力，論力則不足，智勝則有餘。賊眾新集，其心不一，宋忠輕躁寡謀，狠復自用，乘其未定，擊之必破。」

癸未，上率馬雲、徐祥等馬步精銳八千，卷甲背道而進。甲申，至懷來。先是，獲賊間諜，言宋忠誑北平將士云：「舉家皆為上所殺，委屍填滿溝壑，宜為報讎。」將士聞之，或信或否。上知之，乃以其家人為前鋒，用其舊日旗幟，眾遙見旗幟，識其父兄弟咸在，遞相呼應聲，喜曰：「噫，我固無恙，是宋都督誑我也，幾為所誤。」遂倒戈來歸。宋忠餘眾皇列陣未成，上麾師渡河，鼓譟直衝其陣，宋忠大敗，奔入城。我師乘之而入，宋忠急匿於廁，搜獲之，並擒都指揮彭聚、孫泰於陣，並

首級數千，獲馬八千餘疋，都指揮莊得單騎遁走，餘眾悉降，各遣歸原衛。諸將已得宋忠，頗有喜色，上曰：「宋忠本庸材，以利口取給，諂諛恣惡，貨賂得官，纔掌兵柄，便爾驕縱，此輩笑惑小人，視之如狐鼠耳，區區勝之，何足喜也，苟勝大敵，喜當何如？夫喜則易驕。驕則不戒，不戒則敗機萌矣。孔子所謂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。」諸將咸頓首稱善。

丙戌，遣指揮孟善引兵至永平，守將趙彝、郭亮等以城降。

丁亥，上諭將吏軍民曰：「我皇考太祖高皇帝綏靖四方，一統天下，並建諸子，藩屏國家，積累深固，悠久無疆。皇考太祖高皇帝初未省何疾，不令諸子知之，至於升遐，又不令諸子奔喪，閏五月初十日亥時崩，寅時即殮，七月即葬，踰月始詔諸王知之。又拆毀宮殿，掘地五尺，悉更祖法，以奸惡所為，欲屠滅親王，以危社稷，諸王實無罪，橫遭其難，未及期年，芟夷五王。我遣人奏事，執以捶楚，備極五刑，鍛鍊繫獄，任用惡少，調天下軍馬四集見殺。予畏誅戮，欲救禍圖存，不得不起兵禦難，誓執姦雄，以報我皇考之讎。夫幼衝行亂無厭，淫虐無度，慢瀆鬼神，矯誣傲狠，越禮不經，肆行罔極，靡有攸底，上天震怒，用致其罰，災譴屢至，無所省畏。惟爾有眾，克恭予命，以綏定大難，載清朝廷，永固基圖，我皇考聖靈在天，（「我皇考聖靈在天」，「靈」原作「神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監觀於茲，亦惟爾有眾是佑。爾惟不一乃心，墮慢乃志，亦自底於厥咎，陷於屠戮。竊聞之仁者不以安危易節，義者不以禍福易心，勇者不以死亡易志，爾有眾明聽予言，則無後難。若彼有悛心，悔禍是圖，予有無窮之休，爾亦同有其慶矣。告予有眾，其體予至懷。」

戊子，上獲宋忠，因上書曰：

蓋聞書曰「不見是圖」，又曰「視遠惟明」。夫智者恒慮患於未萌，明者能燭情於至隱，自古聖哲之君，功業著於當時，聲名傳於後世者，未有不由於斯也。今事機之明，非若不見，而乃不加察，請得以獻其愚焉。

我皇考太祖高皇帝當元末亂離，群雄角逐，披冒霜露，櫛沐風雨，攻城野戰，親赴矢石，身被創痍，勤勞艱難，危苦甚矣。然後平定天下，立綱陳紀，建萬世之基，封建諸子，鞏固天下，為盤石之安，夙夜圖治，兢兢業業，不敢怠遑。不幸我皇考賓天，姦臣用事，跳樑左右，欲秉操縱之權，潛有動搖之志，包蓄禍心，其機實深。乃構陷諸王，以撤藩屏，然後大行無忌，而予奪生殺，盡歸其手，異日吞噬，有如反掌。且以諸王觀之，事無毫髮之由，先造無根之釁，掃滅之者，如薙草菅，曾何有轟然感動於心者。（「釁」原作「盡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諸王甘受困辱，甚若輿隸，妻子流離，暴露道路，驅逐窮窘，衣食不及，行道顧之，猶惻然傷心，仁人焉肯如此？夫昔我皇考廣求嗣續，惟恐不盛，今姦臣欲絕滅宗室，惟恐不速，我皇考子孫，須幾何時，已皆蕩盡。

我奉藩守分，自信無虞，不意奸臣日夜不忘於懷，數滿以待，遂造顯禍，起兵見圍，騷動天下，直欲屠戮然後已。謂以大義滅親，不論骨肉，非惟殺我一身，實欲絕我宗祀。當此之時，計無所出，惟欲守義自盡，懼死之臣，以兵相衛，欲假息須臾，然後敷露情愴，以折哀愍，冀有迴旋之恩，滂沛之澤。書達闕下，左右不察，必求以快其欲。古語云「困獸思鬪」，蓋死迫身，誠有所不得已也。都督宋忠，集兵懷來，剋日見功，乃率銳兵八千禦之，兵刃纔交，忠即敗北，遂生擒之，全其首領，待之如故。尚冀左右易心悔禍，念及親親，哀其窮迫，重加寬宥，使叔有更生之望，下無畏死之心，如此則非特叔之幸，實社稷之幸。

昔者成周隆盛，封建諸侯，綿八百餘年之基。及其後世衰微，齊桓、晉文成一匡之功，雖以秦、楚之強，不敢加兵於周者，有列國為之屏蔽也。秦廢封建，二世而亡，可為明鑒。今不思此，則寧有萬乘之主孤然獨立於上，而能久長者乎？詩曰：「價人維藩，大師維垣。大邦維屏，大宗維翰。懷德維寧，宗子維城。無俾城壞。無獨斯畏。」謹以是為終篇獻。萬一必欲見屠，兵連禍結，無時而已，一旦有如吳廣、陳勝之徒竊發，則皇考艱難之業，不可復保矣。敷露衷情，不勝懇悃之至。苟固執不回，墮群邪之計，安危之機，實係於茲。

上以書稿示群臣。群臣見者咸曰：「辭旨懇切，必能感動，蚤得休兵息士，誠為至願。」上曰：「孝弟者人心所同之理，有人心者視予之言，豈得不惻愴於懷也？陳道曉切，冀其開悟，彼能感動，在移轉之間耳。然予度之，彼忍心如此，又況日邇小人，聞見昧於大道，必欲逞其狠毒，縱有百口哀訴，亦難回也。卿等試觀之。」

乙丑，上諭於眾曰：「吾與若等為此者，（原無「此」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。）非所以求富貴，所以救死保妻孥也。夫好生惡死，人情所同，見亂思治，古今則一。今天下者，太祖之天下也，百姓者，太祖之赤子也。權姦作難，欲殄我邦家，驅逐赤子，以蹈白刃，非其所得已也。爾眾甚毋嗜殺，嗜殺則傷天地之和，以損太祖數十年生育之仁。（「數」字下原衍一「年」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刪。）毋貪財，貪財則失民心，民心失則大本虧矣。居民耕桑，商賈貿鬻，慎毋擾之。夫有亂時而無亂法，違予言者，有法以治之。吾已上書於朝，旦夕希望恩旨，苟能全生，豈忍小輩獨麗於法。爾眾懋哉，毋貽後悔。」諸將士咸稽首曰：「殿下好生之德，同於天地，臣等豈敢背德以取罪戾乎？」庚寅，守遵化指揮蔣玉來報，都督陳亨、劉真，都指揮卜萬引大寧軍馬出鬆亭關，駐營於沙河，來攻遵化。壬辰，上率兵援之，劉真等聞上將至，遁回鬆亭關，堅守不出。乙未，上命千戶李濬等領兵至關口，指麾部伍，若將攻城狀，劉真等閉關不敢出。上曰：「大寧軍馬不散，終為吾後憂，然劉真衰老，無能為也。陳亨素篤忠誠，托心於我，但為卜萬所制，若去卜萬，陳亨必來。劉真寡謀，易於戲弄，以間動之，必生嫌隙。」適遊騎獲大寧二卒至，上曰：「間可行矣。」乃貽書卜萬，大稱獎之，中極毀詆陳亨，緘識牢密，置一卒衣領中，飲之以酒，賞而遣之。傍引同獲卒竊窺之，佯不欲其見，實令其見。卒問守者曰：「彼何為者？」守者曰：「汝何用知之。」卒曰：「苟令吾知，不敢倍德。」守者曰：「彼歸以通音耗，故得厚賞。」卒謂守者曰：「能為我言，請得偕行，惟命是從。」守者曰：「諾。」遂俱遣之，乃不與賞。卒不得賞者，心不能平，至即發其事。劉真、陳亨於卒衣領中，搜得與卜萬書，果疑之，就執卜萬下獄，籍其家。

八月戊戌朔。己酉，諜報耿炳文領軍三十萬駐真定，都督徐凱領軍十萬駐河間，都督潘忠、楊鬆營於莫州，其先鋒驍勇者九千人已據雄縣，大肆擄掠。上率師徵之。

壬子，至涿洲，屯於婁桑，令軍士秣馬辱食，晡時渡白溝河。上曰：「今夕中秋，彼不虞我即至，必飲酒自若，乘其不戒，可以破之。」促諸軍速行，夜半至雄縣，圍其城，賊眾始覺，乃登城大罵，我軍憤恨，黎明攀附而上，遂破其城。上亟傳令，戒諸將勿殺。我軍怒其罵，盡斬之，獲馬八千餘匹。上責諸將曰：「我之舉義，所以安社稷保生民，豈以多殺為尚？嘗論若等毋嗜殺人，若等欲乖我所為，是非求生而欲速死也。夫多殺，適以堅人心，皆畏死盡力以鬥，一夫拚命，百人莫當，終非所以取安全之道。昔曹彬下江南，未嘗妄殺，其後子孫昌盛，往往好殺者多底絕滅。今雖拔一城，所得甚少，而所失甚多。」諸將皆稽首謝罪。

上料潘忠、楊鬆近在莫州，不虞城破，必引眾來援。上曰：「吾必生致潘、楊。」諸將皆不知所謂。乃命譚淵領兵千餘先過月樣橋潛伏水中，（「月樣橋」，原無「樣」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。）約忠等過橋，聞砲聲即起據橋。淵以水中難久伏，上令每軍取芟草一束，蒙其頭，以通鼻息。又令勇士數人伏路側，望忠等接戰，即舉砲。淵如上旨，往伏水中，上登城遙望，忠等果至，出師逆擊之，路傍舉砲，水中伏兵即起據橋，潘忠敗，急趨橋不得，我軍腹背夾擊之，生擒潘忠、楊鬆，餘多溺死。上問忠等軍虛實，忠云：「莫州尚有戰士萬餘，馬九千餘匹，聞我敗必走，急取之可得也。」上率精騎百餘為前鋒，趨莫州，徑薄賊營，悉降其眾，盡獲其馬與輜重。明日回軍駐白溝河，語諸將曰：「今潘忠等被擒，眾皆敗沒，耿炳文在真定，必不虞我至，不為設備，我由間道出其不意，破之必矣。」諸將稱善。

有張保者來降，將校也，請為前鋒，願擊賊自效。上問張保賊軍虛實，保曰：「軍三十萬，先至者十三萬，半滹沱河南，半營河北。」上給張保馬，遣其歸，令保佯言因敗被獲，守者少縱，遂脫繫竊馬逃回，且聲言大軍將至。諸將請曰：「今由間道，不令彼知，掩其不備，奈何遣使使其為備？」上曰：「不然，始不知彼虛實，故欲掩其不備，今知其眾半營河南，半營河北，是以令其知我軍且至，則南岸之眾必移於北，並力拒我，一舉可盡敗之。兼欲賊知雄縣、莫州之敗，以奪其氣，兵法所謂先聲後實，即此是矣。若不令其知，徑薄城下，雖能勝其北岸之軍，南岸之眾乘我戰疲，鼓行渡河，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，勝負難必。且人委身歸

我，當推誠任使，何用懷疑？借彼有反側，去一張保，於我何損？由是事成，亦一人之間耳！」諸將唯唯，無敢復言，遂領兵而西。

辛酉，至無極縣。上以賊眾我寡，欲試諸將勇怯，乃召問大軍所向，有云：「且往新樂，以觀賊勢。」上曰：「新樂僻在一隅，吾逗留於彼，（「吾逗留於彼」，「逗」原作「豈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銳氣已餒，賊引眾來戰，勢力不均，若等且度能勝之否？今直抵真定，賊眾新集，紀律未定，人心不一，乘我士氣方銳，一鼓而破之。」諸將或然或否，惟張玉與上意合，力贊其決。

壬戌，至真定城二十里，擒其樵彩者，詢知賊惟備西北，東南無備。上率輕騎先至東門，突入賊運糧車中，擒二人問之，賊果移於北岸，由西門而營，直抵西山，上將輕騎數千繞出城西，先擊破賊二營。時耿炳文出送使客，及覺，奔回，急趨橋，我軍折斷橋索，橋不得趨，耿炳文幾被擒。有一賊登城大罵，相拒二百餘步，上引滿弓以射之，應弦而斃，城中大驚。耿炳文出城來戰，張玉、譚淵、朱能、馬雲等率眾奮擊之，上以奇兵出其背，循城夾擊，橫透賊陣，耿炳文大敗，急奔入城，軍爭門，門塞不得入，相蹈籍，死者甚眾，乃自斬其軍，然後闔門自守。丘福等殺入於城，門閉而退。賊佐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領眾接戰，薛祿引槊刺堅墜馬，揮刀斬之，堅大呼曰：「我李駙馬，勿殺我。」祿生擒之。右副軍都督甯忠、左軍都督顧成、都指揮劉遂俱被擒，斬首三萬餘級，屍填滿城壕，溺死滹沱河者無算，獲馬二萬餘匹，俘降者數萬，盡散遣之。有二千人願留不欲歸，上從之。薛祿縛李堅來見，上讓之曰：「爾本戚畹，何所怨仇，亦從兇悖，今日之罪，安可逃乎？」堅頓首乞憐。須臾，將士縛顧成來見，上曰：「爾我父皇舊人，安得亦為是舉？」成泣曰：「今日老臣為姦臣逼迫，冒犯大逆，罪無所逃，老臣幸見殿下，如見太祖，儻容老臣不死，尚當竭犬馬之誠以為報。」上曰：「忠義之士，能如是乎！」遂去其縛，以衣賜之。

上遙見軍中人聚語，問諸將曰：「彼何為者？」雲降者謀欲叛去，上曰：「吾自訊之。」乃召與語曰：「凡降者，吾任其去留，誠以其有父母妻子之思，爾等欲去，當明以告我，給爾資糧，援送出境，逃則為邏騎所獲，必不免爾。我全爾生，爾反求死。」降者咸頓首曰：（「降者咸頓首曰」，原無「曰」字，據明朱當明國朝典故本補。）「安得有此言？誠不願往，今日誠欲效死報恩也。」餘放歸者，稱上不殺人，傳播道路，彼雖殺之，不能禁。自是賊軍臨陣，皆無鬥志，遇戰，兵刃未接，先有投戈而走者。

上語諸將曰：「昔管、蔡流言欲危周公，以間王室，於是周公東征二年，罪人斯得。今姦臣弄兵，謀危社稷，直欲加兵於我，以逞其欲，豈但流言而已？今雖獲勝，皆諸將士效勤勞，奮死力，以報我皇考之恩。然罪人未得，爾等馳逐暴露於外，豈無父母室家之思？餘心悲傷，念亂曷已，然必先勞後逸，用剪姦雄，肅清朝廷，乃與爾等解甲韜戈，方圖休息。」於是諸將稽首曰：「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，臣等敢不效死，以酬恩於萬一乎？」

丙寅，攻真定城二日，上曰：「攻城下策，徒曠時日，鈍我士氣。」遂命班師。

允炆聞耿炳文敗，始有憂色，語黃子澄曰：「今奈何？」黃子澄曰：「勝敗兵家常事，無足慮。」允炆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黃子澄曰：「今天下全盛，（「盛」原作「勝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士馬精強，兵甲饒富，糧餉充足，取之不竭，用之有餘，區區一隅之地，豈足以當天下之力？調兵五十萬，四面攻之，則眾寡不敵，必敗之矣。」曰：「孰堪將者？」黃子澄曰：「曹國公可以當之，前不遺長興侯而用曹國公，必無此失。」於是允炆大喜曰：「先生計得之，願卒用心維持，他日事平，吾重有以報先生。」

九月戊申朔，永平守將郭亮來報，江陰侯吳高、都督耿璘等引遼東軍馬來圍城。

戊寅，諜報李景隆乘傳至德州，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，並調各道軍馬五十萬進營於河間。上語諸將曰：「李九江豢養之子，智疏而謀寡，色厲而中餒，驕矜而少威，忌剋而自用，未嘗習兵，不見大戰，以五十萬付之，是自坑之也。漢高寬洪大度，知人善任，使英雄為用，不過能將十萬，惟韓信則多多益辨，九江何等才能，將五十萬，誠可笑。昔趙括徒能讀其父書，不知合變，趙用為將，與秦戰，遂坑卒四十萬，矧九江之才，遠不如括，其敗必矣。故兵書首經五事，九江為將，政令不修，紀律不整，（「整」原作「正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上下異心，死生離志，敗一也。今北地蚤寒，南卒衣褐者少，披觸霜雪，手足皸瘃，甚有墮指之患，況馬無宿稿，士無贏糧，敗二也。不量險峻，深入趨利，敗三也。貪而不止，智信不足，氣盈而復，仁勇俱無，威令不行，三軍易撓，敗四也。部曲喧譁，金鼓無節，好諛喜佞，專任小人，敗五也。有五敗之道，而無一勝之策，其來實送死爾。然我在，必不敢至，今往援永平，彼探知我出，必來攻城，回師擊之，堅城在前，大軍在後，堅子必成擒矣。」諸將曰：「永平城完糧足，可以無憂，今宜保守根本，恐出非利。」上曰：「守城之眾，以戰則不足，禦賊則有餘，若軍在城，祇自示弱，彼得專攻，無復他顧，甚非良策。出兵於外，奇變隨用，內外犄角，破賊必矣。吾出非為永平，直欲誅九江速來就擒耳。吳高怯，不能戰，聞我來必走，是我一舉解永平之圍，而收功於九江也。」上率師援永平，諸將請曰：「必守盧溝橋，扼賊之衝，使不徑至城下。」上曰：「天寒水冰，隨處可渡，守一橋何能拒賊？捨此不守，以驕賊心，使其深入，受困於堅城之下，此兵法所謂利而誘之者也。」

王辰，吳高等聞上將至，盡棄輜重，遁回山海，上遣輕騎追之，斬首數千級，俘降者稱是，盡散遣之。

上議攻大寧，諸將咸曰：「大寧必道鬆亭關，今劉真、陳亨守之，破之然後可入，關門險塞，猝亦難下，遲留日久，李景隆必來攻北平，恐城中驚疑不安，莫若回師破賊，徐取大寧，萬全之計也。」上曰：「今取劉家口，徑趨大寧，不數日可達，大寧軍士聚鬆亭關，其家屬在城，老弱者居守，師至不日可拔，城破之日，撫綏將士家屬，則鬆亭關之眾，（原無「亭」字，據明朱當明國朝典故本補。）不降則潰。北平深溝高壘，守備完固，縱有百萬之眾，未易以窺，正欲使其頓兵堅城之下，歸師擊之，勢如拉朽，爾等第從予行，毋憂也。」乙未，師行，敕太子嚴為守備，賊至慎毋戰。十月丁酉朔。戊戌，師至劉家口，路極險隘，人馬單行可渡，守關者百餘人，諸將欲攻破關門而入，上曰：「不可，攻之則彼棄關，走報大寧，得以為計。」乃命鄭亨領勁卒數百，卷旆登山，斷其歸路，從後攻破之，悉擒其眾，師遂渡關。王寅，抵大寧，城中不虞大軍驟至，倉卒閉門拒守。上引數騎循繞其城，適至西南隅，城忽崩，上麾勇士先登，眾蟻附而上，遂克之，獲都指揮房寬，撫綏其眾，頃刻而定，城中肅然無憂。遣陳亨家奴並城中將士家屬報亨，劉真等引軍來援，軍士聞其家屬無恙，（「聞」原作「問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皆解體。時寧王三護衛為允炆削奪，至是悉來降，上盡遣還寧王。丁未，劉真、陳亨回至亂塔、黃崖，亨與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、右護衛指揮陳文議曰：「觀於天命人心，成敗可見，不如從順。」理曰：「此正我意。」夜二鼓，亨等襲破真營，真單騎走廣寧，亨等率眾來降。

李景隆聞上徵大寧，領軍來渡盧溝橋，意氣驕盈，有輕視之志，以鞭擊馬（革占）曰：「不守盧溝橋，吾知其無能矣。」直薄城下，築壘九門，遣別將攻通州。時太子嚴肅部署，整飭守備，城中晏然，不知有兵，數乘機遣勇士縋城，夜斫其營，（「斫」原作「聽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殺傷甚眾，賊營中驚擾，或自相蹂躪而死者。賊攻麗正門急，時城下婦女皆乘城擲瓦石以擊之，賊勢益沮。壬子，報至，上語諸將曰：「李九江懸軍深入，敵眾趨利，（「敵」原作「死」，據明朱當明國朝典故本改。）兵法曰『不知進退，（原無「知」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。）是謂糜軍』，今其祇自投死爾，孺子何能為也。」

甲寅，援大寧之眾與寧王皆回北平。乙卯，大軍至會州衛，指揮張玉將中軍，陞密雲衛指揮部亨、會州衛指揮何壽為都指揮僉事，充中軍左右副將。都指揮朱能將左軍，陞大寧前衛指揮朱榮、燕山右衛指揮李濬為都指揮僉事，充左軍左右副將。都指揮李彬將右軍，陞營州護衛指揮宋理、永平衛指揮孟善為都指揮僉事，充右軍左右副將。都指揮徐忠將前軍，陞營州右護衛指揮陳文、濟陽衛指揮吳達為都指揮僉事，充前軍左右副將。都指揮房寬將後軍，都指揮和允充後軍左副將。陞薊州衛指揮毛整為都指揮僉事，充後軍副將。以大寧歸附之眾分隸各軍。丁酉，師入鬆亭關。